

2247.7
511

缪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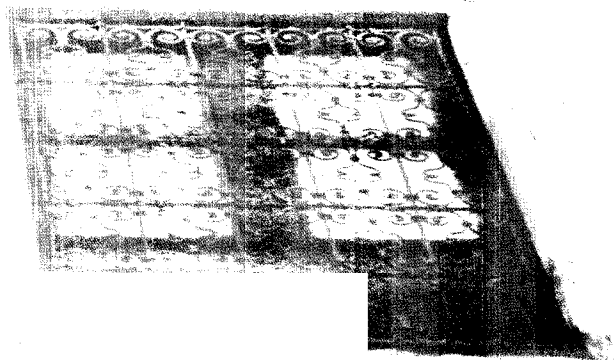
新鲁院文库

你脸上有把刀

萨娜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萨娜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脸上有把刀/萨娜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1

(新鲁院文库/缪力主编)

ISBN 7-80171-263-3

I. 你…

II. 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862 号

你脸上有把刀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汇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34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71-263-3/I·198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总序

李敬泽

红柯、王松、刘继明、萨娜、邵丽，五个小说家。2002年的夏天，他们都成为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的学员，因此机缘，他们又成为《新鲁院文库》的第一批入选者。

鲁迅文学院，这个场所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象征。它以鲁迅命名，而鲁迅既是现代汉语文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同时至今依然是现代汉语文学在精神和艺术上的高峰。我想，每一个进入鲁院的写作者都会感受到他与鲁迅的确凿联系，这种联系亲切而又沉重。

没有人比鲁迅先生自己更准确地意识到他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先生是盗火者，穷其一生，他都在与幽闭恐惧斗争，他的世界是一间铁屋，他悲壮地承担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后来者出去。

所以，说鲁迅是“高峰”也许并不准确，高峰式的作家壁立千仞，后无来者——你无法追随



李白或曹雪芹，无法在他们止步之处再向前一步；而鲁迅如同茫茫原野，一位朋友将他称为“提问者”，他站在现代汉语文学的源头，向后人提出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至今都在努力回应他的提问，甚至反驳、逃避他的提问。无论回应还是反驳、逃避，我们都是在他打开的空间中，向着四面八方跋涉——

红柯是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这个陕西人沉迷于草原和大漠，在他瑰丽的想像中，奔马和高大的骑手保存着失传的血气和神性。我曾经断言，红柯是一个肯定性的作家，但是现在我认为，他的肯定姿态预设着对我们的文明和历史的巨大疑虑：人正变得孱弱、苍白。

与红柯不同，王松专注于人间和俗世，他的头脑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故事的本质是人的行动和选择，因此在有故事的地方才会有人的自由，哪怕是悲剧性的或荒谬的自由。王松的小说中一个恒常的因素就是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对抗、如何在不可能中梦想和行动。

刘继明的写作曾被定义为“文化关怀”，“文化”一词有层层叠叠的含义，如果我们取其上端——文化就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世界，那么这确是他的着力之处，他力图捕捉、审视和确定一张张价值的碎片。

——是的，是碎片。在我们这个时代，小说



家的根本困境就是难以确立整体性的眼光。我们面前是万叶飘零、端绪无穷，任何一种整体性路径都面临着巨大的认识论疑难，小说家必须如同偷袭者一样敏捷、机警，间道而行，他不得不满足于眼光的破碎、不完整，然后将这种限制凝聚为偏僻、独到的力量。

也许是出于天分，也许是由于深思熟虑的自觉，入选这部文库的两位女性小说家都在不同角度上展现了这种力量。萨娜沉迷于萨满教的精神与礼仪，由此打开了古老记忆与现代经验之间的隐秘通道；而邵丽则以内倾的、自我防护的姿态建立了一种“女性—政治—情感”的微型世界模式。

——他们正在原野上探索，我不能肯定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能以清晰可辨的声音回应先行者的呼唤。“鲁院”是由一代又一代汉语写作者不断续写的故事，从鲁迅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鲁院的灿烂群星：莫言、王安忆、余华、刘震云，等等。现在，在这些名字之后又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名字，对这些新来者来说，《新鲁院文库》是一个标记，记录着他们在路上走到了哪里，同时也标明了他们面临的巨大困难，这是必须以先行者那样的才能、勇气、理想激情、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去克服的困难。

2002.12.16

目 录

多事之秋	(1)
感情理想主义者	(46)
一种走向	(80)
阿西卡	(97)
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	(137)
你脸上有把刀	(200)
野地	(234)
过程	(282)



多事之秋

1

马德利扛着摄像机大步流星地进了电影院。里面的坐席基本上坐着人，一排排连体椅子不时发出起放的碰撞声。马德利从走来走去的人身份上看出，这些乐于不花分文来捧场的看客大都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M城文化界的名流一个都看不见，更别说有音乐界的知名人士了。他不禁为张志伟煞费苦心搞的摇滚音乐会担心起来。张志伟这个谈情说爱的老手，居然别出心裁，把几个半吊子鼓弄乐器的家伙聚到一起，再拉几位可嗓子狂噪的演员，准备愤世嫉俗地震震萎靡不振老朽不堪的音乐界。现在可好，满街海报只不过引来一些叽叽喳喳想用零食和热泪消耗青春卡路里的鸟男鸟女，而那些上了一把年龄的老眼昏花的人，完全是因为无所事事，在盛夏找一个既避暑又热闹的场所，才肯一步一挪地踱进来选择最后几排座位坐着凑趣，只要震耳欲聋的音乐一响，他们很快会人走席空、风流云散了。

马德利在第一排找到一张席位，刚刚支起摄像机，头



顶上一排灯就在突然爆起的音乐声中熄灭，舞台上打出的彩灯把紫红色的帷幕渲染成大红色。马德利皱紧眉头很不舒服地坐着，麦克风的声音太大，发出刺耳的杂音，像一张粗糙的手面来回摩擦丝绸布料。紫红色的大帷幕正在缓缓打开，马德利摇动摄像机，把镜头对准舞台深处，他在凸出的镜头里看见一个女演员的背影首先露出来，正在做着即将舞蹈的姿势。他满意地听出音箱里的音乐调低，一支萨克斯曲孤独地飘起来，所有的乐器在瞬间停止了演奏，背景干净极了。那个女演员转过脸，不错，她应该属于那类演技高超的演员，非常自然地调动面部表情。她脸上转瞬即逝的细微神情，让他想起油画中铅灰色和黑色调配出的那种颜色，带着古怪光泽的颓唐。马德利忘了调整移动镜头，他的后背瞬间袭上莫名其妙的凉意，像一条蛇从上面缓缓爬过。她领着一队女演员出场，她们随着音乐节节奏摇动着腰肢从舞台深处轻轻滑出。整个舞蹈的动作很简单，她们一直摇动腰肢，动作重复，面无表情，仿佛是萨克斯吹拂的黑色节奏徐徐飘曳。萨克斯的演奏逐渐虚弱、缥缈下去，似乎是扬起的沙子被天外来风卷走，整个舞台只有一排穿黑色体操服的演员无声无息地摇动，恍若一些黑色的精灵仍然在原野的夜色里彷徨、寻找，幽影憧憧。

马德利没有预料到这样一种令人费解、标新立异的出场居然赢得台下观众一片喝彩。接下来的摇滚音乐演奏相当顺利，观众已经从形式上接受了它的叛逆性，整个场面前呼后拥的，闹腾得很火爆。

散场后马德利走出电影院，张志伟站在一辆奥迪轿车前大声喊他。在影院里马德利一直没看见张志伟的影子，



推测他可能在舞台后面操纵局势。马德利穿过散场的人群走过去，张志伟注意地观察他的表情后很满意，马德利醉酒似的恍惚迷离足以说明音乐会办成功了。两人坐进车里，马德利说：“你搞什么把戏，刚开场就弄一些黑妖精群魔乱舞的，现代不现代古典不古典的。舞蹈你从哪儿扒来的，别吓人好不好。”张志伟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架势回答：“荒唐的时代当然用荒诞的方式去表现，我是从实验话剧里扒的。当代生活里许多不安分的灵魂已经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因为这是没有归宿的时代。整个开场贯穿了一个主题，流浪和死亡意识。看起来演出效果不错，挺火爆的。该震震那些喝文化的血却搞不出玩艺的老家伙了。摇滚音乐专题节目一旦在电视台黄金时间放映，老东西们还不得气死几个！”马德利心领神会地笑起来，然后问道：“那个领舞的女演员是谁，怎么在这个地方我从来没见过。”张志伟揶揄道：“别打她的主意，她已经有主了，香港太立公司程老板包下的二奶。她曾经是省城红极一时的舞蹈演员，后来两个男人因为她争风吃醋动起刀子，一个死了，一个发配到新疆服无期徒刑，她再也呆不下去，所以找了一个大款躲在这里。程老板已经五十七岁了，在咱们植物油厂投资四千多万，是第一大股东，实际上植物油厂等于程老板自家的。她来这里有两年了，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看来那件事对她心理影响不小。我好不容易说服她领演了这场舞。说实在的，她适合演悲剧，她本身就是悲剧的化身，她不过是在表演自己。”马德利的目光随着窗外的景物游移，并不太在意张志伟高谈阔论，待张志伟说完，他又寻问：“她年龄多大，三十出头？”张志伟不耐烦地说：“你怎么没完没了。要说追女



人，你还是追追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吧，像鲜灵灵的刺还扎手的玫瑰花，多美。闰青是根老黄瓜，只有老家伙感兴趣，以为她魅力无穷。”马德利固执地说：“她不像你说的那么糟，有打动人的地方。”张志伟嘴角一咧：“大概你被她的舞姿打动了，别给自己煽情了。闰青那点东西是多年搞舞蹈搞出来的，舞蹈给她增添一点光环，至于她本人，和那些花里胡哨的娘们一样，一堆破烂。”

2

马德利的妻子艳丽快气死了，马德利肯定在外面搞女人。马德利没有额外的女人就像植物没有阳光一样活不起。随着女人队伍不断壮大，他的谎言也不断增加，花样翻新，女人的气味总是和他的谎言一起挤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艳丽虽然摸不准马德利这次的出击对象，但是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她判断出马德利正处于穷追猛打阶段，一时半晌收不了场。婚后的生活让艳丽吃尽了苦头，马德利是那种东西没到手拼命追、东西到手就随手抛弃的男人。如果没有结婚证，她还不知道自己被马德利抛弃过几回了。两年前马德利总算有了改邪归正的迹象，他的情人被另外一个男人用刀片割残了脸，吓得马德利再也没去找过那女的。尽管艳丽惊奇马德利的无情无义，可是他毕竟回家了，艳丽再一次原谅了他。原谅归原谅，艳丽心里并不好受，她一万次懊悔当初自己抛弃了男朋友，让马德利哄上了床。原来那个老实巴交的男友哪里是人精一样的马德利的对手，他招招手艳丽就贴过去，看样子还得贴一辈子。女人结婚前总想找英俊的、有能耐的、让人看了以后



啧啧赞叹的，结婚后吃了亏才清楚，一个能扎扎实实跟你过日子的男人要多金贵有多金贵。当然艳丽悟出了这番道理也晚啦，没到二十八岁她就已感到自己人老珠黄、前途渺茫。

马德利又开始不回家了。马德利工作很忙，马德利总是大忙人，有的是理由对付穷凶极恶的艳丽。那个男朋友离开艳丽留下一句话：你会后悔的！艳丽不后悔，她没资格后悔，而且内心聚集了潮水一样迅猛发展的仇恨。仇恨是力量、是智慧、是方法。艳丽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到那些嫌疑女性那里，一个警告跟着一个警告追踪马德利的狐朋狗友。她想让天塌下来天就能塌下来，想让地陷下去地就陷下去，她的天她的地就那么一块，两人谁一晃荡就地动天摇。一个女人急眼了别人怎么办，男人们懒得和马德利半夜时分后还泡在一块儿，女人们则离马德利远远地，生怕招惹是非。艳丽就有这本事，看谁敢和马德利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俗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没有男鸟女鸟的马德利当然乖乖地回家。不论猫多野，只要半夜肯回家的猫就是好猫。

可是马德利还不回来。

艳丽瞄准马德利的抽屉准备寻找线索了。她用小锤子干净利落地砸开马德利写字台上锁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翻个底朝天。艳丽喜欢看侦探片，她认为大胆而老道的男人应该把情人的照片或信件藏在明晃晃的地方，能光明磊落，能借口堂皇。那是一个女朋友求我摄的影，正常交往，或者是那封信吗，不过是一个女性对我表示好感，宝贝别多心。艳丽耳朵里模拟出马德利的种种解释，既虚假又矫情，散发着阴谋的气味。每个发誓要整治丈夫报仇血



恨的妻子都是天生的侦探，都是百发百中的好枪手。艳丽把抽屉里的东西一股脑儿扣在地板上，用职业的训练有素的目光开始检查地上滚动的东西：胶卷、螺丝、大头针、酒杯、一顶旅游帽、两本关于手相的书、各式各样的记录本、电子手表。看着一堆报废的电子手表，艳丽笑出声，她笑自己忘掉马德利性格的另一个侧面。这个大男孩即便有婚外恋也缺乏长性，像熊瞎子掰苞米，最后仅仅剩下手中的那一穗，艳丽愿意相信自己就是最后那一穗。可是艳丽笑早了，她看到了猎物。从一个深棕色皮面的笔记本里滑落成几张彩照，一个表情有些忧郁的女人正在望着她。艳丽觉得以前见过相片里的女人，又好像从未见过，属于似曾相识的那种。她努力地回忆着，脑子里起初一片空白，然后浮起一双眼睛，它们让她追忆自己最近出入的场所：咖啡馆、游艺厅、舞场、商场。她马上收回思绪，因为思路显然不对，那双眼睛浮现的地点似乎比较空虚，没那么热闹、那么拥挤、那么色彩斑斓。医院、公园、郊区……艳丽几乎叫出声，她想起了城西郊区那幢造型别致的楼房。去年多雨的秋季，有一天她去大地植物油厂收税，出租车拐弯时，她看见马路边一个穿着不俗的女人领着一只白色长毛的哈巴狗散步。显然那女人想穿过湿漉漉的马路回到不远处那幢小楼去，听见身后汽车鸣叫，女人紧紧拉着牵狗的铁链转过头看。艳丽牢牢记住了她那一回眸时妖精一样迷人的眼神，当时脱口而问：“这是谁呀？不像当地人。”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很惊讶地说：“你还不知道啊，这是香港投资商程老板包的二奶。”

艳丽一张一张仔细观察相片。马德利显然是在一种过度的热情中拍摄照片的。那个女人美极了，有着不同寻



常、咄咄逼人的美，似乎一片红罌粟从柔和迷茫的白雾里钻出吐蕊纳气。艳丽一张一张地撕照片，撕得仔细、耐心、很有节奏。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感到全身都溺在无形的大水里，透不过气。

3

马德利准备给闰青制作一个专题节目。他打电话和闰青约好采访时间后开着电视台三菱采访车去了郊外。马德利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不太好。他不太缺钱，但钱的数目比较局限，让他受约束；也不缺女人，但女人大多没味，惹不起他着火。与女人交往的过程有点落俗套，有点千篇一律，缺乏浪漫和刺激。刚认识一个看来满不错的女孩就叫你破费钱去酒吧、打出租、进舞场，这些活动基本上是风花雪月的前奏，怪没劲的。马德利不大跟女人上床，这并不表明马德利多有道德感，而是他认为上床以后的事比较麻烦、比较棘手。他不想影响家庭和睦、国泰民安，也不想把某个哼哼叽叽的女孩领回家供在老婆的位置上，重新建造婚姻码头。婚姻是码头，犯不上建了拆，拆了建。马德利有马德利的道理，或者说规则。在外边玩得开心，回家让老婆松心的男人才有真本事，里外全都闹腾得乱糟糟的男人是鸟人、是二百五、是弱智。马德利不想当骑士，不想上名人录，与女人他只不过玩玩，玩的就是心跳。马德利很健康，可是他悲哀自己的心脏已经混得老皮老脸，根本跑不起来，荡不起来。为了心脏能快乐点，马德利需要经常和女人谈友谊谈朋友。他喜欢朋友这个词，它意义暧昧联络甚广，像一张巨大的遮羞布让人在底下放心地干



各种鸡鸣狗盗的勾当。

深谙情场规则的马德利当然也有幻觉破灭的时候。有一次他跟踪一个从酒吧里走出的女孩，因为她的声音很好听，是温柔透明的那类。马德利被声音吸引随着她走了很长一段路，刚搭上几句话便落荒而逃。那个像天使一样温和的女孩跟他要起价来既恶毒又贪婪，完全是未来老鸨的做派。这件事情发生后他着实消停了一段时间，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晚上坐在沙发上看战争题材的电视。马德利除了热爱女人之外就热爱战争，只要战争别打到家门口就行。马德利尤其愿意看古代人为了争夺领土的宏大战争场面，从局部看时惨不忍睹，从宏观看来却诗意盎然。战争，人类最富有激情和诗意的画卷，现在被那些貌似强大实质懦弱的国家涂弄得假模假样，表演痕迹十足，一副杀鸡给猴看的妇道相，完全丧失了拿破仑、库图佐夫这样举世闻名将领的伟岸和气概，像个小无赖一样躲在现代化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发号施令，相当缺乏激情。与现代化战争相比，马德利更喜欢古代战争形态。那种敲击战鼓、十几万人厮杀淋漓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了。战争的规模越来越萎缩，缩小到商业之战、贸易之战、男人和女人之战、机关单位里人与人的勾心斗角、政界的尔虞我诈。这一切，连一向热衷于闲事和小道消息的马德利最终都厌烦了，所以他只能保留另外一个比较稳定的爱好，没有战争片就找足球赛。但是他坚决不看中国的足球赛，他认为那样做太痛苦太磨人神经。他认为能坚持看中国足球赛的男人或女人一般神经有问题，有受虐待才产生快感的嫌疑，他认为在足球问题上不必抱太大成见，应该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他愿意看欧洲五大联赛，人家踢得优雅、艺术、雄



心勃勃。一场场迷人的足球艺术战争，给体能和精神共同枯萎的男性世界保留了希望的种子。

闰青刚打开门，马德利又找到了在舞台上观看她演出时产生的触目惊心的感觉。闰青穿着很随便，不过是一件淡粉色碎花连衣裙，粉红色缎面拖鞋，而且她没化妆，头发低低地绾着。不过这种漫不经心后面却隐藏着强烈的不安和好奇，还有原因不明的压抑和挑逗。马德利再一次感觉她的吸引力像香火一样缭绕着他，让人魂不附体。他心里闪过一句话：这是一个让男人惊动的女人，即使到了八十岁，她仍然能惊动男人，恐怕她自己并没看出这一点，她是为男人生成的。

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闰青把马德利引进宽大的几乎可以当舞场的客厅，从冰箱里端出饮料递给马德利，然后坐下来等他采访。

马德利一本正经，搬出早就准备好的话题：这次音乐会你给观众们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张志伟告诉我，开场的舞蹈《夜歌》是你自己编导的。我认为这是以现代舞蹈艺术再现代宗教舞蹈艺术。

马德利云迷雾地扯起来，其实他准备的台词基本上是从舞蹈杂志上扒来的。马德利一直认为记者就是万金油，什么都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长。

闰青比较认真地看了马德利一眼：“这个舞与宗教没有关系。我想用胯的前后律动、两肩两胯的不平衡夸张表现女性舞姿的线条美。它特别适合在明明暗暗的灯光下摇摆。大概张志伟看中了它的形式，用它开场说实在的有点不伦不类。”

马德利很聪明，来个现场发挥：“不过我仍然觉得舞



蹈的意味并不单纯是女性形态的美丽，还有耐人寻味的东西。比如说从整体看演员是不动的，但是膀与肩一直反复夸张地扭动，很能表现女性压抑的情绪和内心深处的感情渴望、冲突。从舞蹈语汇上看，增强了人体动作的情势色调。”

闰青轻轻咳一声：“听着很有意思，继续说下去。”

马德利很满意最近几天读点杂书派上了用场。他口若悬河，用满不在乎的语调表明自己非等闲之辈：“你设计了一段难以阐述内涵的舞蹈。贯穿整个舞蹈的动态，几乎幻化在象征衰亡和遥远的黑夜里，与一般舞蹈不同，形象和性格处理得格外模糊，却留给观众极深的印象，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而且我个人认为舞蹈是你心态的外化。请问，你为什么把欢乐和死亡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融为一体，为什么让人体验到乐极生悲的宗教观念？如果这个问题触及了你的隐私，可以不回答。”

闰青迟疑地笑道：“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没关系。如果舞蹈真能像你所说的具有那么大吸引力，我也满意了。”

离开闰青家时，马德利得意洋洋。首先他这个外行打倒了内行，扛摄像机的击败了跳舞的。现学现卖虽然是记者的看家本领，但是像马德利把自己鼓弄得怪专业的也不容易。另外他看出闰青对他有好感，这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预感他和闰青的故事开始了。

果然不出所料，马德利刚把车开回电视台，就接到闰青打来的电话。闰青笑着说：“我猜你到单位了。为了感谢你，我请你吃饭好吗？”闰青就是闰青，把一顿吃饭的事弄得风起云涌、回味无穷的。她当然给马德利想像的时间，也当然让这种想像变成现实。想像如果悬空已久自然



枯萎消逝，闰青不会让一个男人的心思为她枯萎。闰青要培养马德利，培养滋润自己的绿色植物。

4

艳丽用订书器啪啪订好几份打印的材料，然后咯噔噔踩着高跟鞋去各科室送材料。艳丽比较有心计，把材料最后送给海民局长。她敲开门，海民正坐在高背沙发上写东西。艳丽轻轻走过去，把材料放在桌子一角。海民抬起头，欣赏地打量着她。艳丽的相貌平平，但是身材长得好，是什么款式什么颜色衣服都招架得起的那种模特身材。懂得女人的男人当然会把欣赏的目光首先投放在她身材上。女人如果想让自己面容美丽起来比较容易做到。大街上美女如云，并不是世界突然到了克隆美女的时代，而是美容事业的辉煌成果。一个女人通过美容手段可以改变面容的某些缺点，但是身材不太容易产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小小的生活常识海民知道，艳丽当然也知道。局长海民用成熟男人才有的目光边打量艳丽边打趣：“你是一件珍品，玲珑剔透，在暗处发光。乍一看不起眼，但是经得起琢磨。”

艳丽笑咪咪回答：“我不习惯男性的赞美，这样会让我紧张的。”艳丽说的当然不是实话，艳丽不紧张，尤其对局长她更不紧张，她就是为了让海民看到她刚穿的旗袍和美丽的身材，不然她干什么专挑快下班的时间送材料呢。她早看出海民对自己持之以恒的好感。每次开会，海民令人不易察觉地四处寻找她的目光早被她尽收眼底。艳丽对海民不反感，甚至喜欢他这样望着她，他的目光滋养着